

談碑與帖

李猷

一位學書法的人，可能具一點碑和帖的常識，而不一定能精通碑學和帖學，我年輕時，看到一些專研究碑帖的老先生們，雖然不是書家，但他們的收藏，講究的那一時代的拓本，那一個拓本，多一筆或少一筆，那一本經過誰的收藏，又輾轉到誰的手中，有多少收藏圖記，同做考證功夫一樣，條分縷析，在了一本好碑帖後面，寫一篇詳細的題跋，遠如翁方綱，近如葉昌熾，都能溯源本本，說個明白，真是一項專門學問，作爲一個書家，不一定有那麼精細的心情來研究碑帖，製造與研究，畢竟有所不同，可能只工研究碑帖的，寫不好字呢。

在過去，沒有照相製版的技術，所以居然有人用聚木板（取其結實）依據最好的拓本（宋拓）來翻刻，鋸蠟也是很精，在我心目中，也看過這樣的漢碑二、三種，和唐碑三、四種，最奇怪的，墨拓處也有白白的細籍，和真本一樣，古人作偽技藝之精，真是不可思議。

廣義與狹義的碑學

就廣義而言，碑是石刻的碑，其拓本就是某碑的拓本，至於古代的鐘鼎盤彝，那些金石傳刻的文字，應屬在金文之列，而不應包括碑屬之

中，但清代學者，往往將兩者併而爲一，如金石索、金石萃編等等，現在我們且談狹義的碑學。

狹義的碑學，是指研究碑石上的文字，較爲準確，近儒葉昌熾在他的著作「語石」上說：「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統呼爲碑，及墨而拓之紙，則又呼爲帖」。這句話，是不甚準確的，我以爲狹義的碑應爲摩崖石刻、各種碑石、墓碣、墓誌銘、造像等。是屬於「碑」的一類，近儒康有爲的「廣藝舟雙楫」上「尊碑篇」說：「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讀者莫不藉金石以爲改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崖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耨，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發其光采，摹搨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輯成巨帙，徧布海內，其餘爲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萃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盛。于是碑學蔚爲大國，適乘帖微，入續大統，亦其宜也。」

清朝乾嘉以後，做學問的人，重考據之風氣

很盛，對於書學方面，稍後也因「碑學」之興，而有了確實的依據，如地理、人名、年月等等。在在皆於考據有幫助，不但是吸收字體的美，而是添了新的史料。

石刻源流歷代名碑

我國石刻流傳至今者，以「石鼓文」爲最古，其拓本以天一閣藏北宋舊拓四百六十二字本爲最佳，此十鼓石刻，相傳是春秋周宣王蒐於岐陽紀功的刻石，所以也叫做「獵碣」。唐朝的韓愈，也做過一首石鼓歌，敘述其事，它的書體，是大篆變化到小篆一個型態，歷代考證石鼓的書籍，多得不勝枚舉，而摹寫方面，以清末的吳昌碩爲第一。

昌碩先生的石鼓文，早期在四五十歲時，也很規矩，到後來愈寫愈神化，自成型態，雖不方正，而氣勢雄壯，厚重朴茂，因爲他於金石文字之姿態，吸收甚深。融合貫通，又加他刻印的腕力的運用，所以能够變成蒼茫雄壯，舉世無匹，後來雖有學他的，如常熟蕭鴻、吳縣趙子雲等，都不能及他的渾厚與雄壯。

再要說到秦代刻石，流傳的只有「泰山刻石」八字，繆山碑原石已無，流傳的都是翻刻者。

清代的常熟楊沂孫，曾經雙鈎了一部，用木刻流傳，其結構特好，此種翻刻也有很好的，近年篆刻家楊作福君，也刻了一部繹山碑，神氣很好，學篆書練習間架，繹山碑最爲有用。

西漢的刻石，分書罕有。東漢的碑，還存在的估計有一百餘種之多，篆書較少，有「嵩山少室神廟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但隸書的碑最多，有石門頌、禮器碑、孔宙碑、西狹頌、夏承碑、史晨碑、曹全碑。漢靈帝時還刻了熹平石經，其數雖多，可惜流傳無幾，現在臺北歷史博物館，藏有兩石，其隸體結構嚴整，堪爲法則，此外尚有「開通褒斜石刻」，「祀三公山碑」，「鄭固碑」，「白石神君碑」等等，各有特殊的趣味，民國三十年在青海出土的「漢三老挾趙寬碑」，字體與石經粲然，爲漢碑中極精者，此間中央圖書館藏有拓本。

到了三國魏時，有「孔子廟碑」（卽孔羨碑）「上尊號碑」，「受禪碑」數種，西晉時則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齊太公呂望碑」，這些碑雖極著名，但拓本已甚少見。還有東晉的「好太王碑」最近韓國書法界的朋友，還送我一份，據楊守敬「書學邇言」（碑在鴨綠江右岸）可能現尚在韓國。

楷書碑刻之最早的，多雜分書體格，北魏碑刻，以雄勝，方筆則有「龍門二十品」，抗戰期間，西安友人來重慶，多携一套，以作禮物，圓筆有鄭道昭的雲峯山石刻四十二種，其中「鄭文公碑」筆姿圓勁，康有爲似乎用力于此碑甚多。「石門銘」跌宕有致，于右任早年十分致力，「

始平公造象」捺如刀削，「張猛龍碑」方正嚴重，清末李文田、趙之謙、陶濬宣等愛寫之，「爨龍顏」及「爨寶子碑」也方筆而帶隸意，出土于雲南，近人張默君氏善臨之「刁遵墓志」，「司馬景和妻墓志」，「崔敬邕墓志」，寫者甚多，以清末上海之高邕寫得較好，「敬使君碑」和「張黑女墓志」，已開小楷之法門，學者尤多。後出的「董美人墓志」，則鋒稜秀美，尤具韻致。民國以來，續有出土，在北魏時，立造像、刻墓志，是一種風尚，到近代還陸續有得出土，碑石嶄新，字畫挺勁，無怪爲蓄碑的人所心醉，最近鼎文書局出版的「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內收各志石六十二種，有許多都是前人所未見。

北齊「泰山金剛經刻石」，每字大約在一尺以上，字數逾千，那種茂茂渾渾的神態，實在不易學到，民初曾熙，也偶有寫過，江蘇焦山的「瘞鶴銘」，雖字數不多，也是了不起的刻石，其布局雄偉，結構有致，較之「金剛經」，具有實用。

再談就是隋唐的碑帖，隋代的「龍藏寺碑」、「賀若弼碑」，整齊規矩，已開虞褚的先河。「趙芬殘碑」、「丁道護唐法寺碑」又爲顏、柳的祖。一碑，體格與「化度寺碑」相近。「張貴男墓志」和歐陽詢的「化度寺」與「九成宮醴泉銘」神理相通，且一望而知有淵源，「元公姬氏墓志」、「尉富娘墓志」小楷精絕，直逼兩晉，惜拓本極少流傳。

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風神氣度，都極凝重而自然，據楊守敬說：「五代刻本，失之鈍拙，元代城武本失之輕弱，惟臨川李氏所得元康里氏藏本，經翁覃谿氏等監刻者，不失渠度。現在日本方面，以照相精印，其精神更見完美。」

歐陽詢的「醴泉銘」，爲楷法極則，我對初來學書的人，首介此帖，亦曾見過我邑（常熟）季子陶先生臨寫此碑，以巨張八都紙（竹紙）站立懸肘，秉筆寫此徑寸正楷，嚴肅整齊，筆筆力透紙背。惜年少未知可貴，未曾求取，深悔失之交臂，「醴泉銘」拓之既久，筆劃日漸纖細，明朝以後，又有人用刀挖深，大非舊時面目。故以宋拓爲貴。翻刻本亦不少，現在影印的精品甚多，與數十年前情況有殊，學者便捷不少。「皇甫誕碑」瘦勁而間架緊鍊，此張懷瓘所稱「森森焉如武庫矛戟」，宋拓較肥，明拓則瘦，清中葉又肥，謂之三監不壞本，其後多拓又變瘦削。「虞恭公碑」係晚年之作，平正婉和，惜無全文拓本，清翁覃谿洗石拓之，完字仍少。

殷令名書「裴鏡民碑」，虞歐之外，在初唐亦是一家，寶刻叢編，稱爲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此碑難得，現日本二玄社影印此碑，精神風采，未失本來面目。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昔人稱它如「煙裊晴空」，確有是致，宋徽宗瘦金體，乃從此脫胎，房梁公碑，亦相粲然。另有同州聖教，刻於河南身後，斷爲翻本，唐人手高，自具勁拔的風度，又，「伊闕佛龕碑」寬博宏偉。「孟法師碑」，方整和暢。

以上各碑，現皆有影印本流通，學者可以自擇。

李北海亦為唐一代名手，其「雲麾將軍李思訓碑」，風骨高竊，「李秀碑」雄渾渾厚，「麓山寺碑」在二者之間，「端州石室記」及「靈巖寺碑」或者石質不好，或者缺損太多。

徐浩的「大證禪師碑」和「不空和尚碑」，都很庸俗，不足為學者規範。

歐陽詢的兒子歐陽通，字通師，他寫的道因法師碑，風骨嶙峋，組織嚴密，我寫了三十年，頗得其意趣，民國十二年河南開封出土的泉男生墓志銘，結體較長，稍減勁健之勢，當是歐陽通較後之作，拓本流傳却不多。

顏魯公書氣質厚重，因其大節凜然，書法亦有剛正之氣，楷書部份，現流傳約十餘種，民國十年左右，出土「顏勤禮碑」，刻劃嶄新，氣象極好，近在海外，亦屬罕觀。

柳公權書，最流行的為「玄秘塔碑」，其他「馮宿」「苻璘」「高元裕魏公先廟」諸碑，予未嘗寓目，據楊守敬說：「各碑皆斂才就範」，此間世界書局尚有影印本柳書金剛經，亦尚有精神，且筆致渾厚，不露筋骨。

行書的碑，以唐太宗「晉祠銘」為最早，「興福寺斷碑」拓本，亦多流傳，最普通的以「懷仁集右軍聖教序」通行最廣，然仍覺裝法有欠自然之處。

宋人的行書碑刻，以蔡襄和蘇東坡兩家為著，蔡有「洛陽橋碑」，蘇有「宸奎閣碑」，黃山谷和米南宮却鮮見碑刻。

元代碑刻，以趙孟頫類的為多，論者說趙書從李北海出，然不過談其間架而已，細玩他的用

筆還是淵源于二王，否則沒有這般純粹與和暢，也有人批評趙字惡劣不堪，實皆過分之辭。

明代書法，都重行草，楷書寫碑甚少，董其昌的碑刻，亦以行草出之，或者尚有墓志之佳者，都無發現。

以上是泛論碑刻的情形，下面將討論帖學。

集帖專帖與行草帖

帖，和碑不同之處，就是以古人名蹟鈎勒上石。在一般的尺度下，刻成一條條的橫石，嵌在牆壁之間，從而用墨拓下一片片的拓本，再拿這拓本，用巾幘式的裝潢，成為一冊或多冊成套的帖。

帖有集帖、專帖的不同，最早的集帖，起于南唐的「澄清堂帖」，據著錄北平孫退谷曾有藏本。但近難見到。宋人的淳化閣帖，甚為鉅觀，歷代名跡，差已俱備，惜鈎勒不精，為人訾議，又翻本甚多。但清乾隆間以內府所藏畢士安本重摹，選本既精，且以御墨拓製，其內容包括歷代帝王、歷代名臣、歷代諸家，三大部份，資料豐富，近見日本清雅堂有複印本及縮印本，印刷精美，便於查閱，此外尚有大觀帖、寶晉齋帖、汝帖、絳帖、羣玉帖，有的有人收藏，輕易不公開，有的只知其名，無從得見。

明代的集帖，有寶賢堂帖、東書堂帖、停雲館帖（這本帖余家舊有藏，鐫刻及拓製甚精）、戲鴻堂帖、餘清齋帖。

清代集帖，以三希堂帖、玉煙堂帖、秋碧堂帖、快雪堂帖、經訓堂帖、玉虹樓帖等為最著，

當時乾嘉全盛，士夫講究收藏，所刻各帖，均極精美，惜當時拓本全賴人工，流傳不廣，數百年來，迭經戰亂，原石流落何處，已難知悉了。

以上所介為集帖，現再談專帖。

忠義堂顏帖，有道州何氏重刻本。現在流傳之祭姪稿，小字麻姑仙壇記等，皆基於此，東坡東西樓帖，亦有一、二重刻本，陳眉公的晚香堂帖，與景蘇園帖，均為東坡書。蔡襄書帖，闕刻之外，又有錢樸溪刻本，樸溪刻有小漢碑，余童時曾見負甕賣帖老人，云係樸溪裔孫，中有此二種，當時以先伯父虞章公訓示，「樸溪翻刻漢碑，縮小既失精神，筆劃又近唐隸，不許臨摹。」茲順便提及，亦是一種參考意見。清華齋帖，純為趙孟頫書，小玉煙堂帖，純為董香光書，倦游閣帖，則為包慎伯書。

專帖之外，復有行草帖。

鍾繇的尚書宣示表，實在接近楷書，惟剛從隸書蛻變過來，跡象猶存，特較厚重。史孝山的出師頌，索靖的月儀帖，都有傳拓。王羲之的蘭亭序，除真本已殉葬昭陵外，僅有臨本，歐陽詢臨本，後世稱為「定武本蘭亭」，褚遂良臨本稱「神龍本蘭亭」，清人翁方綱曾考證過，蘭亭定武、神龍兩派各得二十三種，元陶宗儀「輟耕錄」載，宋理宗時府藏蘭亭一百一十七種，宋丞相游、宋薛氏、宋康惟章、宋王厚之、宋沈揆、元陳珠海、清桂馥、吳榮光、洪頤煊、曾慎祺、吳雲、孔廣陶、徐樹鈞，收藏數十種以至二百種左右，吳雲自寫的二百蘭亭齋金石記說：余生平於碑帖有奇緣，收藏至二百餘種，想必都為佳本，

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思想帖」(即趙子昂說爲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的那一本)、「袁生帖」、「胡母帖」、「行穰帖」、「官奴帖」、「裏鉅帖」、「破羌帖」、「治頭眩方帖」、「運汝帖」,王大令的「蘭草帖」、「鴨頭丸帖」、「中秋帖」、「東山帖」、「地黃湯帖」、「異趣帖」,有如此之多,但有的容易看到,有的在珍貴的閣帖中,輕易不獲見到。

智永的「真草千字文」,現日本清雅堂有影印本,氣質甚厚,「歸田賦」,入「餘清齋帖」,却未見唐太宗的「屏風帖」,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和「積時帖」,皆見記載,未曾寓目,歐陽詢「史事帖」亦未見過,褚遂良「枯樹賦」古集帖均收集,今日日本亦有影印本,包括「哀冊」可用。孫過庭「書譜」及「千字文」均流傳甚廣之品。

唐明皇「鵲鵲頌」,極肥美,有帝王之象。顏真卿「爭坐位」、「祭姪稿」、「祭伯父稿」,又有「謝表」三通(謝表有人謂係僞作),草書皆極磅礴,「蔡明遠帖」、「送裴將軍詩」,皆是行草的基礎範本。「懷素自敘帖」,楊守敬論爲纖弱狂怪,然其迴環飛舞,確屬不凡,近見黃山谷草書「諸上座帖」,亦淵源於此。楊凝式「韭花帖」,亦名重一時,是爲三唐之殿。

小楷帖以王羲之之「樂毅論」、「東方畫贊」、「黃庭經」,王獻之的「洛神賦十三行」,虞世南之「破邪論」,顏真卿「小字麻姑仙壇記」,刻本有幾種,以忠義堂爲較佳。楊守敬「鄰蘇園帖」又覆刻之。

印刷進步名帖足珍

以上所談碑和帖,大抵的分野如此。南海康有爲,在他的「廣藝舟雙楫」中說:「今日雖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尙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在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之結構,宋之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爲唐宋所無,五也。」他這一番話,是很合目前科學求證的道理。他當時發現六朝碑志,新出土的,刀鏤宛然,直接學之,豈不甚好,殊不知六朝墓志,刻工好的固多,刻得不好的,也比比皆是,假使不懂選擇,選了不好的墓志。乃去學它的筆法。一定不會討好,故我認爲唐碑雖歷久多拓,損壞較多,神氣受損,然間架筆勢,仍有規模。況現代印刷精美,宋拓精本,用影印技術,照樣精神美滿,一樣足供臨摹。而不必執迷於康氏之說的。

自抗戰戡亂以來,中原名帖因篇幅繁多,攜帶不便,在海外已經少見,收藏家亦渺蒐集,故大家趨而寫碑,其實帖的用途,還是集古人名書或信札、或短文、或詩詞,而彙在一起的,讀了一部名帖,勝見多少種名家墨跡,尤以宋人書札,入帖者多。欣賞殊爲方便,但是帖多翻刻,雖經影印,因印刷關係,多不如碑的影印本爲佳,蓋書商印帖,多用一般技術做版,而非珂羅版,故神氣大差,在今日言帖,以不及碑的功用爲大

現故宮博物院,據所藏唐宋各代名家墨蹟,印行「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精神完美,如見真跡,若能購致一部,與古人法書,朝夕相對,受其薰陶,藝必大進,因科學之發達,我人要較楊守敬、康有爲時代爲有福,更不談鄧石如、包世臣了。

浩然集

喬家才著

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鐵血精忠傳」。「戴笠和他的同志」。「關山煙塵記」。「海隅叢談」四巨冊精裝合訂爲「浩然集」一部定價台幣捌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即寄書